

建筑规划品读经典

我们拥有一种关于风景的思想，却不再拥有风景文化，也就是通过美景而表达出的具体、生动而积极的思想。将这种（旅游业、不动产业、学术界的）消费客体，也就是今天的风景偶像化，并不足以找回在风景文化中所表现出的这一性情。反之亦然。如果想结束 19 世纪一位中国诗人所说的“煞风景”，那么我们首先应该知道曾经的风光文化是什么。

风景文化

LA PENSÉE PAYSAGÈRE

[法] 边留久 (Augustin Berque) 著

张春彦 胡莲 郑君 译



风景文化

LA PENSÉE PAYSAGÈRE

[法] 边留久 (Augustin Berque) 著

张春彦 胡莲 郑君 译

致记忆的守护者，
塞克萨瓦^①(Seksawa)的朋友们。

^①译注：Seksawa，非洲西北部国家摩洛哥西高阿特拉斯山脉的地区。

前言

在1991年，贝尔纳·拉叙斯(Bernard Lassus, 1929—)于巴黎拉维莱特国立高等建筑学校创建名为“园林，风景，领土”(DEA JPT)的博士研究生院时，就以“风景不是环境”这一思想而著称。本书译者张春彦就是这一博士学校的毕业生。换言之，风景不仅仅属于生态范畴。那么，为何存在景观生态？在所有文化中是否都存在着“风景”？过去的一代，相关争论已足够混乱，今天我们能否进一步明确这一问题？

以前，我在“园林，风景，领土”博士学校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可以充分地以认识论的方法构思这一问题，最初更多地是凭直觉。

风景的问题，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围绕人类的风土^①展开的各种思考中，这些思考同时以生物学、存在论和逻辑学为基础。

从生态学角度看，这一问题属于乌克威尔(Uexküll, 1864—1944)所谓“Umwelt 主体环境”^②(环境影响的世界、风土)的范畴，区别于Umgebung环境(客观环境数据)。这就是说，风土并不是固有存在的，而是取决于一定的主体(生命体)，以适宜自己的方式去领会、感受。乌克威尔通过实验证明，处于相同环境中的两种不同的物种，它们拥有不同的风土。

①译注：法文 des milieux humains。本书作者于1985年将出现在和辻哲郎的名著《风土》(1935)中的日文“风土学”(fûdogaku)一词翻译为法文“mésologie”(环境学)；用法文“milieux”解释日文“风土”(Fûdo)这个词，并采用复数形式，而非单数形式(日语中不易区分单、复数)；对于和辻哲郎日文所指的“风土性”(fûdosei)，著者将其译成法语“médiance”。

②译注：由主体的生物所认识和接受的环境，是客体环境的反义词，也有人称之为“环境世界”。

从存在论角度看，这种关系可以得出：风土取决于主体，同样主体也取决于风土。这就是有关人类的风土。和辻哲郎（Watsuji Tetsuro，1889—1960）将其称为“fûdosei 风土性”^①，并定义为“人类存在的构造性契机”。

这一主体与风土之间的“契机”（即一种连动），使风土既不能被视为简单的客体对象，也不能被视为简单的主观再现。因此，不能将其简化为客观环境，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风景观念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公元4世纪出现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出现在欧洲。然而，客观环境并没有改变，那么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词汇？是因为风土已经发生变化。专注于谈论风景的文化精英们，事实上创造了一个与环境的新的关系（即新的风土），也就是他们所谓的“风景”。

这些历史事实提出了认识什么是“现实”这一问题。如果风景既不是客观的环境（Umgebung），也不是主观的想象，那么什么是风景的“现实”？这里应该回到1929—1930年海德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Gallimard出版社，1993）的讲课中。其中展开了“作为”（als）^②这一问题，对他来说这是展开世界（Welt）的条件，也是存在的条件。我们这里所说的“作为”是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客观环境显现某些存在者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客观环境作为风景呈现出来。

①译注：法文 médiance。

②译注：法文 en-tant-que。

事实上，如同人类的所有“现实”一样，风景的“现实”属于某一类“作为”。在人类风土研究的观点里来认识一下风土学^①——“现实”（r, réalité）被定义为某一对象（所涉及的逻辑主题 s, sujet）与它在存在者面前呈现出来的“为什么”之间的一种联结。这一关系与我们所谓的“述语化”类似：主题（S, sujet）作为谓项（P, prédicat）来理解。这种关系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 $r = S/P$ ，读作“现实，是主题作为谓项”。例如，客观环境作为风景来理解。

风土学表明，这一理解或者呈现同时从属于感觉、行动、思想和语言。依据四个范畴确立其“现实”：资源、约束、危机、愉悦。首先，风景是一种愉悦；其次，对旅馆业来说，风景也是一种资源；大量游客的涌入是一种破坏环境的危机；如果城市规划的相关条例对其进行保护，那么这就是一种约束。

这种关系中同时包含环境的客观数据和理解呈现的方式，风景（或者总体来说风土）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它是通态的^②。

“通态性”这一概念是我在《野生与人工——自然面前的日本人》（Gallimard 出版社，1986）一书中论述风景时提出的。另外，在此书完成几年后，我参与了“园林，风景，领土”博士研究生院的创建。我当时已经开始讲述风土学，但还没有读乌克威尔，也没有读海德格尔，只是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当时地理学朝着现象学方向发展。今天，我们可以很确定地在形而上学（存在论的问题）方

①译注：法文 mésologie。

②译注：法文 trajectif。

面建立风景的问题，同样在物理学方面也可以。事实上，当证明一个粒子的“现实”取决于实验观测系统获取呈现的方式时，也就是说，要么作为波，要么作为微粒，与“通态性”的原则相比，这完全属于“存在论”的同样原则：S（这里是粒子）不是固有可观察呈现的，而只是依据观测系统作为 P（这里是波或者微粒）。

这使人想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将现代二元论分离的主观和客观重新统一的“前夜”（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这不是在否认现代性，而是意图超越它。在这一超越过程中，有关风景的研究扮演着优先的角色，特别是在中国，她历史性地作为风景观念的发源地。因此，对我的学生张春彦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致以衷心的感谢。

边留久

目 录

10	历史的浪潮	40	三月三
10	风景与思想	40	羊脚山洞
15	没有风景设计师的风景	46	迪奇卡的下山路
17	历史的洪流	52	风景诞生的见证人
19	回眸：曾经的风景文化		
26	大地自身的运动	58	事昧竟谁辨
26	扁桃树、大麦和橄榄树	58	在阿斯祈福的早餐
30	大地的欢娱	61	寻找真意
34	乡村与玄牝	66	谢灵运原则

70	质有而趣灵
70	宗炳原则
75	无视协调
79	现代脱宇宙化

100	附 言
106	相关作品
107	插图目录
108	后 记

84	说破之前的隐晦
84	从大地开始
89	风景的深意
93	此中有真意

建筑规划品读经典

风景文化

LA PENSÉE PAYSAGÈRE

[法] 边留久 (Augustin Berque) 著

张春彦 胡莲 郑君 译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致记忆的守护者，
塞克萨瓦^① (Seksawa) 的朋友们。

①译注：Seksawa，非洲西北部国家摩洛哥西高阿特拉斯山脉的地区。

前言

在1991年，贝尔纳·拉叙斯 (Bernard Lassus, 1929—) 于巴黎拉维莱特国立高等建筑学校创建名为“园林，风景，领土” (DEA JPT) 的博士研究生院时，就以“风景不是环境”这一思想而著称。本书译者张春彦就是这一博士学校的毕业生。换言之，风景不仅仅属于生态范畴。那么，为何存在景观生态？在所有文化中是否都存在着“风景”？过去的一代，相关争论已足够混乱，今天我们能否进一步明确这一问题？

以前，我在“园林，风景，领土”博士学校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可以充分地以认识论的方法构思这一问题，最初更多地是凭直觉。

风景的问题，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围绕人类的风土^①展开的各种思考中，这些思考同时以生物学、存在论和逻辑学为基础。

从生态学角度看，这一问题属于乌克威尔 (Uexküll, 1864—1944) 所谓“Umwelt 主体环境”^② (环境影响的世界、风土) 的范畴，区别于 Umgebung 环境 (客观环境数据)。这就是说，风土并不是固有存在的，而是取决于一定的主体 (生命体)，以适宜自己的方式去领会、感受。乌克威尔通过实验证明，处于相同环境中的两种不同的物种，它们拥有不同的风土。

①译注：法文 des milieux humains。本书作者于1985年将出现在和辻哲郎的名著《风土》(1935) 中的日文“风土学” (fûdogaku) 一词翻译为法文“mésologie” (环境学)；用法文“milieux”解释日文“风土” (Fûdo) 这个词，并采用复数形式，而非单数形式 (日语中不易区分单、复数)；对于和辻哲郎日文所指的“风土性” (fûdosei)，著者将其译成法语“médiance”。

②译注：由主体的生物所认识和接受的环境，是客体环境的反义词，也有人称之为“环境世界”。

从存在论角度看，这种关系可以得出：风土取决于主体，同样主体也取决于风土。这就是有关人类的风土。和辻哲郎（Watsuji Tetsuro, 1889—1960）将其称为“fûdosei 风土性”^①，并定义为“人类存在的构造性契机”。

这一主体与风土之间的“契机”（即一种连动），使风土既不能被视为简单的客体对象，也不能被视为简单的主观再现。因此，不能将其简化为客观环境，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风景观念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公元4世纪出现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出现在欧洲。然而，客观环境并没有改变，那么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词汇？是因为风土已经发生变化。专注于谈论风景的文化精英们，事实上创造了一个与环境的新的关系（即新的风土），也就是他们所谓的“风景”。

这些历史事实提出了认识什么是“现实”这一问题。如果风景既不是客观的环境（Umgebung），也不是主观的想象，那么什么是风景的“现实”？这里应该回到1929—1930年海德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Gallimard出版社，1993）的讲课中。其中展开了“作为”（als）^②这一问题，对他来说这是展开世界（Welt）的条件，也是存在的条件。我们这里所说的“作为”是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客观环境显现在某些存在者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客观环境作为风景呈现出来。

①译注：法文 médiance。

②译注：法文 en-tant-que。

事实上，如同人类的所有“现实”一样，风景的“现实”属于某一类“作为”。在人类风土研究的观点里来认识一下风土学^①——“现实”（r, réalité）被定义为某一对象（所涉及的逻辑主题 s, sujet）与它在存在者面前呈现出来的“作为什么”之间的一种联结。这一关系与我们所谓的“述语化”类似：主题（S, sujet）作为谓项（P, prédicat）来理解。这种关系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 $r = S/P$ ，读作“现实，是主题作为谓项”。例如，客观环境作为风景来理解。

风土学表明，这一理解或者呈现同时从属于感觉、行动、思想和语言。依据四个范畴确立其“现实”：资源、约束、危机、愉悦。首先，风景是一种愉悦；其次，对旅馆业来说，风景也是一种资源；大量游客的涌入是一种破坏环境的危机；如果城市规划的相关条例对其进行保护，那么这就是一种约束。

这种关系中同时包含环境的客观数据和理解呈现的方式，风景（或者总体来说风土）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它是通态的^②。

“通态性”这一概念是我在《野生与人工——自然面前的日本人》（Gallimard 出版社，1986）一书中论述风景时提出的。另外，在此书完成几年后，我参与了“园林，风景，领土”博士研究生院的创建。我当时已经开始讲述风土学，但还没有读乌克威尔，也没有读海德格尔，只是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当时地理学朝着现象学方向发展。今天，我们可以很确定地在形而上学（存在论的问题）方

①译注：法文 mésologie。

②译注：法文 trajectif。

面建立风景的问题，同样在物理学方面也可以。事实上，当证明一个粒子的“现实”取决于实验观测系统获取呈现的方式时，也就是说，要么作为波，要么作为微粒，与“通态性”的原则相比，这完全属于“存在论”的同样原则：S（这里是粒子）不是固有可观察呈现的，而只是依据观测系统作为 P（这里是波或者微粒）。

这使人想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将现代二元论分离的主观和客观重新统一的“前夜”（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这不是在否认现代性，而是意图超越它。在这一超越过程中，有关风景的研究扮演着优先的角色，特别是在中国，她历史性地作为风景观念的发源地。因此，对我的学生张春彦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致以衷心的感谢。

边留久

目 录

10	历史的浪潮	40	三月三
10	风景与思想	40	羊脚山洞
15	没有风景设计师的风景	46	迪奇卡的下山路
17	历史的洪流	52	风景诞生的见证人
19	回眸：曾经的风光文化		
26	大地自身的运动	58	事味竟谁辨
26	扁桃树、大麦和橄榄树	58	在阿斯祈福的早餐
30	大地的欢娱	61	寻找真意
34	乡村与玄牝	66	谢灵运原则